

石渠閣補刊本《水滸》平議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石渠閣，天都外臣，容與堂，嘉靖本，不分卷本

石渠閣補刊本《水滸》，即鄭振鐸所謂天都外臣序刻本，藏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這個本子是《水滸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今用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重印本）的底本，鄭振鐸在這個排印本的〈序〉中號稱“它是郭勛本的一個很忠實的覆刻本”。郭勛本是指嘉靖年間（1522—1566）的本子，今佚，有關記載見於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勛（＝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涵序，託名天都外臣……。

高島俊男先生在〈水滸伝「石渠閣補刊本」研究序説〉（《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論集》汲古書院1986年版）中指出鄭振鐸的話靠不住，並把這個本子叫做石渠閣補刊本，是採用了范寧《〈水滸傳〉版本源流考》（《范寧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初見於1982年）中的名稱。高島先生當年無法查看這個本子，他只好據鄭振鐸的排印本進行研究，把它叫做“五四排印本”，並指出五四排印本也有不少問題。針對五四排印本，王古魯〈談《水滸全傳》本鄭序〉（《王古魯小說戲曲論集》中華書局2013年版，初見於1955年）也曾批評過，後來吳曉鈴在〈漫談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吳曉鈴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卷，初見於1983年）中事實上承認這些批評是對的，例如他承認序文沒有“萬曆乙丑〔1589〕孟冬天都外臣撰”11字。吳是進行編校五四排印本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

馬幼垣先生擁有石渠閣補刊本的縮微膠卷，他據此寫過〈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水滸二論》聯經出版2005年版，三聯書店2007年版），斷言這是“不知據何修補而成，通體各款補刊部分的「百衲本」”，“勿再不問青紅皂白地拿起鄭編本（除去田王二傳）便充作完整無缺的天都外臣序本來用”。

筆者對這個版本和容與堂本、嘉靖本以及不分卷本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下面討論一下相關問題。

1 容與堂本與嘉靖本

容與堂本素有最好的《水滸》版本之稱，完整的本子共有三種，即北圖本、天理本和內閣本，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天理圖書館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北圖本的影印比較常見，而且比內閣本古老，這可以說是公論，那麼天理本呢？大內田三郎先生在〈「水滸傳」版本考—容與堂本について〉（《ビブリア》79，1982年）中舉了許多例子而強調天理本最接近於初

刻本，因而筆者重新校勘這三個本子，結果是北圖本和天理本雖然同出一個底本，但北圖本更接近於初刻本，是個重修本，而天理本是個翻刻本，雖然部分內容修好了，但個別字句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跟這些比起來，內閣本校對得比較穩當，是個三修本（〈容與堂本『水滸傳』3種について〉，《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9號，2016年）。下文以北圖本（今據《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代表容與堂本（參看第6節）。

天理本和內閣本卷頭有〈忠義水滸傳序〉，並有“庚戌”2字，因而容與堂本被看作是萬曆庚戌（三十八年，1610）的版本。容與堂本是一百卷一百回的繁本，這跟石渠閣補刊本相同。

至於嘉靖本，鄭振鐸在五四排印本〈序〉中號稱手頭擁有郭勛本的部分內容，即第十一卷，也就是說第五十一回到第五十五回。這個殘本後來加了第四十七回至第四十九回，現在都歸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另外，《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二號（1934年）曾刊登過第五十回第2葉的書影。這個殘本目前一般稱為嘉靖本，因為郭勛是“世宗朝”即嘉靖年間的人。

這個殘本與郭勛的關係暫時不談，其成立時期是否嘉靖年間呢？對此佐藤晴彦先生作過肯定的回答（〈國家圖書館藏『水滸傳』殘卷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7號，2005年。〈國家圖書館藏《水滸傳》殘卷出版時期考證及相關問題探討〉，《中國文學研究》第10輯，2007年），馬幼垣先生闡述其否定性見解（〈嘉靖殘本《水滸傳》非郭武定刻本辯〉，《水滸二論》），荒木達雄先生說馬先生提出的證據尚不夠說服力（〈“嘉靖本”『水滸傳』と初期の文繁本系統〉，《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4號，2012年），筆者也認為這個本子可以當作嘉靖時期的本子，詳述見於下文。

嘉靖本是二十卷一百回的繁本，系統屬於分卷百回本，這跟容與堂本和石渠閣補刊本一樣，足以互相校勘。

2 原刻與補刊

石渠閣本之所以叫做補刊本，是因為有些葉子的版心下面寫了“康熙五年〔1666〕／石渠閣補”這個字樣，共有2行每行4字。與此比起來更多的是“石渠／閣補”4個字，共有2行每行2字。另外有一些地方雖然沒有任何記載但可以推斷是補刊，還有些葉子版面設計明顯不同。這些事情五四排印本和馬幼垣先生早就說了。

其中沒有記載而補刊的地方，雖然比其他部分整潔，幾乎沒有裂痕，或木板受損而印得模糊的，但有些地方仍然不好辨別。五四排印本〈校勘記〉說明了哪些地方是補刊，馬先生指出補刊的部分更多，可惜他說得有點籠統，只說哪一回共有幾葉是後補的，沒說後補的部分究竟在哪裡。下面根據五四排印本〈校勘記〉而加以修改，介紹一下其與嘉靖本有關的地方。

第四十七回：7 a～8 b、11 a 1～14 a 4（末行）係“石渠閣補”。

第四十八回：5 a～8 b係“石渠閣補”。

第四十九回：1 a～2 b、9 a～10 b係“石渠閣補”，5 a～6 b補刊而無題識。

（第五十回：沒有補刊的葉子。）

第五十一回：3 b 7～4 a 6補刊而無題識。

第五十二回：3 a～4 b係“石渠閣補”，5 b 10～6 a 3補刊而無題識。

第五十三回：5 a～6 b、9 a～10 b、13 a～14 b係“石渠閣補”，15 a 1～16 a 12

（未行）補刊而無題識。

第五十四回：3 a ~ 4 b 補刊而無題識，5 a ~ 6 b 係“石渠閣補”。

第五十五回：6 b 4 ~ 8 b 12 補刊而無題識。

如上所述，補刊的地方又分成4種：（a）有“康熙五年石渠閣補”題識的葉子（b）有“石渠閣補”題識的葉子（c）無題識的葉子，或是僅有幾行的補刊（d）無題識又無錦絲欄的葉子。就第四十七~五十五回來說，只有b和c。

馬先生說：“保守地重新統計……四字題識二百三十九次，八字題識十七次”，“無題識的補刊葉子共五十五葉”，“僅部分補刊的葉子……等於差不多八葉半的篇幅”，“這個本子共有1,300葉……補刊之處佔了全書目錄和正文部分百分之二十四點五強”，按目錄共有8.5葉，其中第3，4葉版心下部有“石渠閣補”題識。

如何對待這些葉子好呢？原刻和補刊之間應該有一段時間，那麼作為文本，兩個部分的素質上有沒有差別？

3 文本異同（第五十一至五十五回）

高島俊男先生根據五四排印本的〈附明嘉靖本校勘記〉指出，石渠閣本和嘉靖本第五十一回至第五十五回之間共有339個文字異同之處，但沒有任何句子增減之類。其與容與堂本的關係也基本相同，可見這些版本都屬於同一系統。

嚴格說來，石渠閣本和嘉靖本此5回中的文字異同不會限於339個地方。原因之一是〈校勘記〉包括這些條目，如“『船』作『舡』，下同”，“此本亦『證』『証』不分”，“本書『裏』『里』互出，下不更舉”，這種記載竟達到30條，假使不算這些，異同之處仍有309處。

與此相比，石渠閣本（簡稱“石”）和容與堂本（簡稱“容”）這5回中的差別不算多，不妨下面瀏覽一下，再看看嘉靖本（簡稱“嘉”）如何。正文以石渠閣本為準，異體字暫時不算。補刊部分的例子前面都加了“※”，其中無題識的加括號。

第五十一回

1. 談笑西陲屯介胄（1 a 11） 介嘉1 b 4同，容1 a 10作甲。
2. 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7 b 11） 來嘉10 b 9同，容9 a 3作乘。
3. 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8 a 9） 晌嘉11 b 1同，容9 b 3作旦。
4. 因此倒抱了小衙內（11 a 10） 倒嘉15 b 8容13 a 4皆作到。
5. 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11 b 12） 見嘉16 b 6同，容13 b 9作在。

第五十二回

6. 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6 a 5） 間嘉8 a 4相同，容7 a 1作門。
7. 為是叔叔皇城病重，待來看視（6 a 6） 待嘉8 a 6容7 a 2皆作特。
8. 週回排成陣勢（9 a 2） 排嘉12 a 7相同，容10 b 1作列。
9. 下了七八箇小寨（12 a 8） 小寨嘉16 b 8相同，容14 a 8作寨柵。

第五十三回

10. 可去遶薊州管下縣道名山仙境去處（1 b 3） 道嘉1 b 4相同，容1 b 2作治。
11. ※ 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5 a 12） 却嘉7 a 5容6 a 3皆作都。
12. ※ 取了行李，包果（6 b 7） 果嘉9 a 6容7 b 7皆作裹。
13. 蒼然古貌，鶴髮酡顏（7 b 6） 酡嘉10 b 2容8 b 8皆作駝。
14. ※ 二個再到公孫勝家裏（10 b 12） 二嘉15 a 5容12 b 5皆作三。
15. 只見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11 b 10） 見嘉16 a 10相同，容13 b 6作有。
16. ※ 只見二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13 a 12） 二嘉18 b 5容15 b 4皆作兩。
17. ※ 李逵說得太痴呆（13 b 5） 太嘉19 a 1相同，容15 b 9作大。
18. ※ 都來問道李逵，你端的是甚麼人（14 a 11） 李逵你嘉20 a 2作李逵你這箇，容16 b 6作你這箇。
19. （※）分毫不肯苟取於人（15 a 1） 肯嘉20 b 9相同，容17 a 10作取。
20. （※）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15 a 6） 安嘉21 a 5相同，容17 b 5作何。

第五十四回

21. 試把興亡重點檢（1 a 9） 點檢嘉1 a 7容1 a 7皆作檢點。
22. （※）早晨都披掛了衣甲（4 b 1） 晨嘉5 b 7容5 a 1皆作晨。
23. （※）錦征袍大鵬貼背，水銀盔彩鳳飛簷（4 b 7） 鵬嘉6 a 5相同，容5 a 8作紅。
24. （※）錦鞍轡穩稱桃花馬（4 b 9） 鞍嘉6 a 7相同，容5 a 10無鞍字。
25. 卻把柴大官人抱在籬裏（10 a 4） 籬裏嘉13 b 5作裏面，容11 b 4作籬裡。
26. 玉階仙仗擁千官（10 b 12） 擁嘉14 b 9容12 b 4皆作列。
27. 若是誤舉，王當重罪（12 a 11） 王嘉17 a 2相同，容14 a 9作甘。

第五十五回

28. 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畢勝軍狀（2 a 9） 和嘉2 b 5容2 a 11皆作與。
29. 兩箇鬥到二十餘合（5 a 3） 箇鬥到嘉6 b 7作人交了，容5 b 7作個鬥到。
30. 兩箇鬥到十合之上（5 a 9） 兩箇鬥到嘉7 a 4作二人鬥了，容6 a 3作兩個鬥到。
31. （※）某等眾兄弟（6 b 6） 兄弟嘉9 a 4容7 b 6皆作弟兄。
32. （※）故得宋江逃至水邊（7 b 7） 故嘉10 b 5相同，容9 a 2作救。
33. （※）步軍衝殺將來（8 a 2） 將嘉11 a 2相同，容9 a 8作前。
34. 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9 a 4） 太嘉12 b 4相同，容10 b 4作大。

不同之處僅有34處，可見文本相當接近。其中石渠閣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18處，容與堂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12處，這令人設想3個版本有一個共通的底本，而石渠閣本也保留著一些共同底本的面貌。例18是個典型的例子，嘉靖本“李逵你這箇”5字，石渠閣本採了頭3字“李逵你”，容與堂本採了尾3字“你這箇”。

另外，此34處包含了14個補刊的地方，其中石渠閣本與嘉靖本相同的共有7處，容與堂本與嘉靖本相同的共有6處。無題識的補刊部分共有8處，其中5處石嘉相同，2處嘉容相同。

看來情況跟原刊的部分差不多，不能否定補刊部分也有資料價值，剛才談到的例18也在補刊葉子中。

4 文本異同（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

下面接著看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回之間如何。

第四十七回

35. 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1 a 11） 叫嘉1 b 1 相同，容1 a 10作喚。
36. 西邊那箇扈家莊（2 a 6） 那箇嘉2 b 3 相同，容2 a 9作有個。
37. 馬上越法了得（2 a 8） 越嘉2 b 6 容2 a 11皆作如。
38. 背臧飛刀五口（2 a 9） 臧嘉2 b 7 容2 b 2 皆作藏。
39. 你這廝却冤平人做賊，當得同罪（5 b 10） 同嘉7 b 8 容6 b 5 皆作何。
40. ※ 那箇鼓上躁時遷（8 a 4） 躁嘉11 a 3 作皂，容9 a 8 作蜚。
41. 不曾殺得一人（9 b 1） 一人嘉13 a 2 相同，容10 b 11作一個人。
42. 若是破陣衝敵（9 b 2） 是嘉13 a 3 相同，容10 b 11無是字。
43. 行不到二十來里（10 a 5） 來里嘉13 b 10 相同，容11 b 5 作里來。
44. ※ 當不住這里人多，一發上，因此吃拿了（12 a 7） 上因嘉17 a 1 相同，容14 a 4 作上去因。
45. ※ 以此連夜進兵（13 b 4） 進嘉19 a 2 相同，容15 b 8 作起。
46. ※ 又放一箇砲來（13 b 12） 砲嘉19 a 1 相同，容16 a 5 作跑。

第四十八回

47. 眾人都叫起苦來（1 a 11） 起苦嘉1 a 10 相同，容1 a 10 作苦起。
48. 付能望火把亮處取路（1 b 2） 付能嘉1 b 3 相同，容1 b 2 作纔得。
49. 鹿角都搽了路口（1 b 3） 搽嘉1 b 4 相同，容1 b 3 作塞。
50. 只看有白楊樹便轉彎走去（1 b 7） 彎嘉1 b 8 容1 b 6 皆作灣。
51. 宋江催趲人馬（1 b 7） 趲嘉1 b 9 相同，容1 b 7 作趲。
52. 見今在莊上養病（2 b 4） 病嘉3 a 4 容2 b 8 皆作疾。
53. 當鋒都是少年郎（4 b 11） 都嘉6 b 3 容5 b 4 皆作多。
54. ※ 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彪軍馬（5 a 9） 時嘉7 a 6 容6 a 3 皆作間。
55. ※ 霧鬟雲鬢驕女將（5 b 2） 鬢嘉7 b 1 容6 a 8 皆作環。
56. ※ 撓鉤似亂蕨一般搭來（7 a 10） 蕨嘉10 a 3 容8 a 11 皆作麻。
57. ※ 分頭趕將來（7 a 12） 頭嘉10 a 6 容8 b 3 皆作投。
58. ※ 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7 b 12） 趕嘉10 b 10 容9 a 5 皆作回。
59. 却限有此這箇機會（9 b 4） 限嘉13 a 8 相同，容11 a 5 作好。

第四十九回

60. 你顛倒賴我大蟲（4 a 1） 顛嘉5 a 4 容4 a 10 皆作顛。

61. 搬折欄干（4 a 7） 欄干嘉5 b 1作欄杆，容4 b 6作闌干。
 62. 和你官司裡去理會（4 a 10） 司裡去理嘉5 b 4作司裏去理，容4 b 9作司理2字。
 63. （※）插一頭異樣釵鐲（6 b 10） 鐲嘉9 a 5相同，容7 b 8作環。
 64. 腦後天生瘤一個（8 b 12） 個嘉12 a 10作顆，容10 b 1作夥。
 65. ※ 因此裁只推患病（10 b 12） 裁嘉15 a 4容12 b 6皆作我。
 66. 解珍，解寶們道（12 a 7） 們嘉17 a 1容14 a 7皆作問。
 67. 直教天罡龍虎相逢日，地煞風雲際會時（14 b 5） 時嘉20 b 1相同，容17 a 4作已。

共有33處不同，其中石渠閣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15處，容與堂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14處，這還是令人設想3個版本有一個共通的底本，而石渠閣本也保留著一些共同底本的面貌。另外，此33處包含了11個補刊的地方，其中石渠閣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4處，容與堂本與嘉靖本相同之處共有6處，情況跟原刊的部分稍有不同，但仍不能否定補刊部分的資料價值。無題識而補刊的地方只有1處，還是石嘉相同。

5 文本異同（第五十回部分內容以及異體字）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二號（1934年）曾刊登過嘉靖本第五十回第2葉的書影，這範圍內石本（1 b 9～2 b 1）與容本（1 b 8～2 b 5）之間正文的差別較少，只有3處才不同，都是異體字。按第五十回沒有補刊的葉子。

68. 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箇好漢去（1 b 10） 箇嘉2 a 2同，容1 b 10作個。
 69. 我這里自有箇道理（2 a 5） 箇嘉2 a 10同，容2 a 6作個。
 70. 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2 a 9） 裏嘉2 b 6同，容2 a 11作裡。

至於“箇／個”、“裏、裡”這種異體字又怎麼說呢？佐藤晴彥先生早就查好了嘉靖本第47～49、51～55回把方位詞 li、量詞 ge 和兼語動詞 jiao 寫成哪些漢字，共有多少，結果如下。

裏：228，里：154，裡：10（皆用示字旁）
 箇：470，个：0，個：0
 交：160，教：4，叫：1

他還說容與堂本此8回中 jiao 的細目是“交：0，教：131，叫：33”。

據佐藤先生的研究，關於方位詞 li，宋代以前“裏”用多了，元代“裏”、“里”並存，明代開始寫“裡（用示字旁）”字，稍後又出現了“裡（用ㄛ字旁）”字；關於量詞 ge，《說文》就有“箇”、“个”，明代以後才出現了“個”字；關於兼語動詞 jiao，自古以來寫“教”字，唐代前後開始使用“交”字，明代逐漸集中於“教”字，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叫”字。佐藤先生認為嘉靖本還是嘉靖時期出版的可能性大，因為這個殘本沒有“裡（用ㄛ字旁）”字

和“個”字，而且“交”字特別多，這些特徵與萬曆時期的版本迥然不同，但沒有證據能夠把出版時期提到明代上半。

據我了解，容與堂本和石渠閣本在此8回中 li、ge 和 jiao 的分布是這樣的。

容本 裏：115，里：107，裡：172（且不分ㄣ與ㄣ）
 箇：183，个：0，個：349
 交：0，教：131，叫：51
 石本 裏：239，里：111，裡：44（且不分ㄣ與ㄣ）
 箇：507，个：0，個：23
 交：0，教：130，叫：52

關於方位詞 li，暫時把“裡（用示字旁）”和“裡（用ㄣ字旁）”合計起來，因為“ㄣ”與“ㄣ”只是一個點之別，容易受到木板損壞之類的影響。幸好兩個本子和嘉靖本比起來，仍然可以窺見“里”的出現率低，“裡”的出現率高，而石本“裏”的出現頻度比嘉靖本高一點；關於量詞 ge，兩個本子與嘉靖本不同，它們都使用“個”字，但石本沒有容本那麼多，使用“箇”的次數則相反，石本竟稍高於嘉靖本；關於兼語動詞 jiao，嘉靖本常用的“交”字不見了，反之“教”和“叫”的出現率都增長了，頻度幾乎一樣。由此來看，兩個本子都是萬曆刊本，而石本比容本老一些的可能性更高。

石本補刊部分中的分布如下。

裏：47，里：1，裡：2（且不分ㄣ與ㄣ）
 箇：136，个：0，個：1
 交：0，教：0，叫：0

由於範圍小，沒有兼語動詞 jiao，就方位詞 li、量詞 ge 來說，有人會說跟原刊的地方比起來更接近於嘉靖本，至少可以說補刊的地方所反映的時期跟原刻部分差不多。

為了慎重起見，再看一下無題識而補刊的地方。數量少，僅供參考。

裏：14，里：0，裡：1（且不分ㄣ與ㄣ）
 箇：30，个：0，個：0
 交：0，教：0，叫：0

馬幼垣先生懷疑嘉靖本是萬曆時期的刊物，因為嘉靖本把“派”字刻為“𡗗”，加之屢屢不能把“再”字完整地印出來，這些特徵跟早期的簡本《水滸》（是指兩種插增本和評林本）是一樣的。可是，荒木達雄先生指出嘉靖本刻字往往採用筆畫數少的字（如𡗗，𡗗，担，随，聽听，将，盖，云，淨，胡，庄，惧，飢），其中包括了一些通假字（翻作番，猶作由。參看嘉靖本第五十二回15b10、第四十七回7b2，容本該回13b2、6a10和石本該回11b4、5b5）見於《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成化說唱詞話》等金元明時期的口語文，因而解釋嘉靖本和早期的簡本都把“祖本”的文字原汁原味地接過來。荒木先生又指出嘉靖本把3個“嫡

派”都作“的派”（第五十二回8 a 4，第五十四回15 b 5，第五十五回3 b 8。參看容本該回7 a 1、13 a 6、3 a 9和石本該回6 a 5、11 a 12、3 a 4）也是沿襲“祖本”的結果，因而還說馬氏根據簡本寫“的派”推斷嘉靖本萬曆出現之說證據力不足，竊謂馬先生只是舉了“的派”這個例子慨嘆了嘉靖本寫得亂七八糟而已。總之，筆者認為刻字簡化的現象在石渠閣補刊本中也能看到（例12、22、27），但其出現率沒有嘉靖本和簡本那麼高。

6 石渠閣本與容與堂本3種

本文以北圖本代表容與堂本，恐怕有人會以為天理本或內閣本更接近於石渠閣本，不妨下面看看容與堂本3種互相不同的字句在石本上寫得如何。“北”指北圖本，“天”指天理本，“內”指內閣本。

第七回

71. ※ 若說時辱末殺人（10 b 4） 末天作得，內作沒（12 a 11），石與北相同。

第十二回

72. ※ 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鬥武不因楊志來與周謹比試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9 b 8） 惱犯了這、與、鬥武不、來、楊志天作惱犯了這、替、爭雄只、來、管志、內作又惱犯了（4字放入3格）那、替、爭雄只、□（空1格）、管取（11 a 6），石與北相同。

第十三回

73. 八箇馬蹄（3 a 6） 八北作人，天作人（3 a 11），石與內相同。

第十四回

74. （※）因此有一套富貴（9 a 9） 此天作聞，內空1格（10 b 7），石與北相同。

第十五回

75. ※ 飲時便去（10 b 8） 時便天，內作酒時便（天3字豎放入2格，內酒時2小字橫排放1格）（12 b 3），石與北相同。

第十七回

76. 不許俺掛搭（6 a 1） 掛搭北作掛塔，天作挂塔（6 b 8），石與內相同。

77. 不在話下看官聽說有詩為證（9 a 5） 看官聽說天作看下聽說，內空4格（10 b 3），石與北相同。

第二十一回

78. ※ 怒氣起那里按納得住（15 a 3） 起北作直起（2小字），內作直沖起來（4小字放入1格）（17 b 3），石與天相同。

第二十二回

79. 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故縱兇身在逃(6 b 4) 成天作一，內空1格(7 b 3)，石與北相同。

第二十三回

80. ※ 好過岡子(5 b 11) 子天作了，內作去(6 b 6)，石與北相同。
 81. 那大虫動旦不得(9 a 2) 旦北作揮，天作彈，內作彈(10 a 9)。
 82. 手腳都疎軟了動旦不得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9 a 5) 動旦不得北作動揮不得，天作動彈不得，內空4格(10 b 2)。

第二十四回

83. 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21 a 5) 得不天作不得，內作來不(24 b 10)。石與北相同。
 84. ※ 似娘子的夫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24 a 1) 夫所為北作太郎所為4字放入3格裡，天作夫所謂，內作丈夫所為4字放入3格裡(28 a 7)。

第二十五回

85. 不敢死問他(9 a 1) 死天作抵，內作抵死2小字(10 a 8)。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回

86. 只在得康節級家裡討信(11 a 7) 在得天作得在北作在得，內作在□，在下空1格(13 a 2)，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三回

87. ※ 這幾件容易(12 a 8) 幾天作一，內空1格(14 a 6)，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四回

88. 黃信喝道(1 b 4) 喝天作竭，內作曷，似刪了左半(1 b 6)，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五回

89. 到柵門外下看時(1 a 10) 下天作一，內空1格，左上有下列字痕跡(1 a 8)，石與北相同。
 90. (※) 鬥到深間裏(4 b 9) 深間天作深澗，內作澗深(5 a 10)。石與北相同。
 91. 收拾了後山房舍(11 a 11) 了天作入，內空1格(13 a 6)。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六回

92. ※ 哥哥不曾在牢裏不曾受苦(4 a 11) 不曾天作一向，內空1格(4 b 11)。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七回

93. 眾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取酒食(12 a 12) 安排行枷天作就叫莊客，北作就按行枷，內空1格(14 a 10)。
94. 拽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12 b 3) 蓬天作趁，內空1格(14 b 2)。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八回

95. 今日如何怎麼沒出豁(6 a 7) 麼天作般(右上寫如“々”)，內作般(右上寫如“几”)(7 a 5)，石與北相同。
96. 今日權且不直一遍(6 a 9) 一遍天作這一遭(放入2格)，內作這一遭(這一2小字)(7 a 7)，石與北相同。

第三十九回

97. 不可錯過(3 b 8) 可錯2字之間北有不字，天有遂字(似後補)，內空格(4 a 5)，石與內相同。
98. 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6 b 5) 復天作知，內空1格(7 b 2)，石與北相同。

第四十三回

99. 一條人腿達(9 a 11) 腿達2字之間天有李字(6字放入5格裡)，內也有李字(李達2小字放入1格)(10 b 8)，石與北相同。

第五十四回

100. 眾人喝采(2 a 12) 采天作朵，內作采(2 b 4)，石與北相同。

第七十三回

101. ※鐵面孔且(7 a 1) 且北作口，天作旦(8 a 1)，石與內相同。

第九十八回

102. 天氣昏登(右半加彡)(6 a 5) 登(右半加彡)天作慘(右下彡)，內作慘(7 a 2)，石與北相同。

共有32處，其中與北圖本相同有23處，與天理本相同有1處，與內閣文庫本相同有4處，與3本不同有4處，可見容與堂本3種之內北圖本最接近於石渠閣補刊本，其他一些地方雖與北圖本不同，但這些大概是獨自修改(例73、76、97、101)或發生誤寫，簡化(例81、82)的結果。例78是天理本保存古老面貌的一證，例84、93令人懷疑石渠閣本最接近於底本。補刊的葉子中共有11處，其中與北圖本相同有9處，與天理本相同有1處，與內閣文庫本相同有1處，與3本不同有1處，可見總體情況跟原刊的部分差不多，加之補刊部分包括了例84，這些說明了補刊部分的資料價值不低。

7 其與不分卷本的關係

范寧〈《水滸傳》版本源流考〉指出：“石渠閣補刻本……這個本子和容與堂本〔指北圖本〕同出一個底本是可以斷定的”，筆者也同意這個意見。他又說“但這並不是說它們版本沒有區別”，舉了幾個例子。下面補充了一些信息，介紹一下。

第三十六回

103. ※ 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怎地商量（4 a 7） 怎地容5 a 11空2格。

104. ※ 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著（4 a 8） 面數容5 b 1空2格。

第二十一回

105. ※ 宋江聽了公厅兩字，怒氣起（15 a 3） 起容17 b 3作直起2小字。

第二十三回

106. ※ 只見店主人把三碗一雙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4 a 8） 三容4 b 5作三隻2小字。

第三十七回

107. 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12 a 11） 潯陽容14 a 8作到潯。

第四十三回

108. 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12 a 7） 里容14 a 5作李。

第十二回

109. ※ 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青面獸的（2 b 2） 莫是容2 b 5作莫不是。

第十一回

110. 原是沂州沂水縣人士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裡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6 a 3） 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12字容6 b 10無。

111. ※ 坐著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才王倫（7 b 1） 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才10字容8 b 5無。

112. 坐著摸著天杜遷（7 b 2） 摸著天3字容8 b 6無。

113. 坐著雲裡金剛宋萬（7 b 3） 雲裡金剛4字容8 b 6無。

114. 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7 b 5） 綽號豹子頭5字容8 b 8無。

例110~114石本比容本詳細得多，這些地方值得注意，因為這跟不分卷本相同（三大寇本7 a 3、8 b 1~3、8 b 5，遺香堂本7 a 4、8 b 10~9 a 2、9 a 4。按鐘批本5 b 5、7

a 2、7 a 4 與容本同)，令人推測雙方有些瓜葛。

也許有人認為石本從不分卷本出來，此說難以成立，因為這些地方的前後石本更接近於容本，例如：

115. 有詩為證：英勇多推林教頭，薦賢柴進亦難儔。斗筭可笑王倫量，抵死推辭不肯留（8 a 4）。容9 a 10相同。

這首詩不見於三大寇本（9 b 7），遺香堂本（9 b 6）則作“正是：未同豪氣豈相求，縱遇英雄不肯留。秀士自來多嫉妒，豹頭空投覓封侯”，可見完全兩樣。三大寇本和遺香堂本可算是老一代的不分卷百回本，參看笠井直美〈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忠義水滸全傳』—「萬曆袁無涯原刊」情報の一人歩き〉（《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21輯，2009年）。至於鍾批本，是出於容本（但大內田三郎〈『水滸傳』版本考—『鍾伯敬批評水滸傳』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學《人文研究》第46卷第9分冊，1994年），不必考慮。

其實百卷百回本和不分卷百回本之間存在種種差別，除了世上有名的“移置閻婆”以外，第五十，五十一回兩回中有關王矮虎和扈三娘結婚的描寫繁簡也比較明顯，就是前者第五回簡第五十一回繁，後者第五十回繁第五十一回簡。查看這些地方，知道石本遵循百卷百回本的常規，因而可以推斷石本不是根據不分卷本而成的。相反，不能否定不分卷本是首先根據石本那樣的百卷百回本而作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還有一個難得的是，例110～114橫跨在原刻的葉子和補刊的葉子，也就是說，這也證實了原刻和補刊的素質基本相同。

8 是不可用嗎？

馬幼垣先生說：

補刊是清康熙年間書商石渠閣做的工作。補刊後的本子隨處可見模糊字跡外，間亦有缺字需要修補……此等部分在現存的這個本子裏，合計共三百五十五葉半，佔全書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強，……這就是說，這個本子不可用的部分超過四分之一。為何說凡是涉及這些毛病的部分均不可用，隨後有解釋。

為何說不可用呢？馬先生如此解釋：

要將繁本《水滸》按年代分組，有一法可用，就是利用宋江與閻婆惜同居事的移前置後來定組別。今所見「置後」組三繁本講閻婆惜故事文字及字數不無小別。……這就是說，縱使那個本子確是天都外臣序本，凡是補刊過的地方都應視作別本。

文中“「置後」組三繁本”是指“容與堂本、鍾批本，和那本所謂天都外臣序本”。這些版本中“劉唐走訪後，宋江置梁山的信和留下來的金條入招文袋裏，然後始認識閻婆惜，發展成金屋藏嬌……宋江雖續支付藏嬌處的費用，卻避而不往，致令……閻婆惜發現招文袋內的書信

和金條……終以殺惜收場。”“此組述事邏輯大成問題，那封宋江總應明白危險至極的信，怎樣留在其幾乎日日使用的招文袋內起碼達數月之久呢？其他的繁本都屬述事較合邏輯的「移前」組。屬該組的本子說金屋納惜，以致感情弄僵，全是劉唐來訪以前之事”（〈梁山聚寶記〉注30）。

按“置後”組“移前”組分別相當於分卷本和不分卷本。不分卷本是分卷本的后裔（白木直也《巴黎本水滸全傳の研究》自印本1965年版），先有百回本後有百二十回本（笠井直美〈李宗侗（玄伯）旧藏『忠義水滸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31冊，1996年）。百二十回本一般認為是萬曆四十二年（1614）左右成立的，因為袁中道《游居柿錄》卷九，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等書載有相關消息，可是笠井直美指出這些論據站不住腳，現存的百二十回本恐怕出現於崇禎（1628～1644）以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忠義水滸全傳』—「萬曆袁無涯原刊」情報の一人歩き〉）。話雖如此，康熙五年（1666）補刊的石渠閣本並不屬於不分卷本，讀者切不要誤解。

話又說回來，分卷本“講閻婆惜故事文字及字數不無小別”嗎？且不用全面校對，試看石本第20回11b至第21回3a和容本（北圖本）有哪些異同，因為在這裡寫了“移置閻婆”的核心，即“劉唐走訪後，宋江……始認識閻婆惜”的一段。

第二十回

116. ※ 那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11b7） 倒去容在大弄2字之下（13b5）。

第二十一回

117. 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11b10） 二膽及做容作胆，為（13b8）。

118. 他那閻公子昔是箇……（1b9） 子容作平（1b10）。

119. 又沒借貸處（2a3） 貸容作換（3a5）。

120. 那一個行院不愛他（2b7） 個容作箇（2b11）。

石本第20回11b至第21回3a共有3.5葉，每半葉12行每行24字，相當於1008字。除了有一些空白，還有1000字左右。在此範圍內有這些異同，可以說是“不無小別”，但其“小別”只是如此。再說石本第20回11b是原刊，其他2.5葉是補刊，兩個地方“應視作別本”嗎？另外，僅靠這種“小別”來能斷言所有補刊的地方“均不可用”嗎？

筆者認為真正“不可用”的地方只有第八十八回末1.5葉（13a至14a），這個地方無錦絲欄（界線），版面小一點，字跡也明顯不同，這些特徵非常顯眼。果然，跟容本比起來就會發現正文竟有明顯的不同，例如不見“玉女虛無忽下來”七絕，回末“盡此一陣……死於非命”48字也沒有，另外還有一些出入。這些特徵其實很像不分卷本，例如跟三大寇本第八十八回14a至15b比起來，只有2字不同。

121. 不期被兀顏統軍設此混天像陣（13a3） 期被三大寇本作料那（14a8）。

至於遺香堂本（14a8）竟作“期被”，但其他幾個地方仍有“小別”。

馬先生也關注這1.5葉而說：“卷八十八最後兩葉（見本集插圖廿二）就是特別值得一提的例子。這兩張不加題識的補刊葉子較其他葉子版框明顯小得多，連字跡亦異”。我們卻不可忽視“其他葉子”實際上包括那些版心下未加“（康熙五年）石渠閣補”字樣的所有葉子，而如上所述，這些葉子保留著一些古老的姿態。由此來看，馬先生在此之前說“那些不加題識的整葉補刊是最後才弄的，因為此等葉數有些出現素質不如加題識者的現象”這句話恐怕招致誤解，讀者應多加留意。

9 小結

高島俊男先生在〈水滸傳「石渠閣補刊本」研究序說〉注（46）中說：

三本を比較して、個々の異同について初印ないし「原刻本」に最も近いと思われるものを推定し、それを石渠閣補刊本（原刊部分に限る）と比較してみると、石渠閣補刊本と容与堂本の初印とが非常に近い関係にあることが推測できる。よって、石渠閣補刊本（の原刊部分）は、現存容与堂三本のいずれよりも古い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拿〔容與堂本〕三種比起來，針對每一個異同推斷哪個本子的字句最接近於〔容與堂本的〕初印本或者“原刻本”，然後再拿此與石渠閣補刊本（限於原刊的地方）比起來的話，我們可以估計石渠閣補刊本和容與堂的初印本之關係非常密切。因此，我們認為石渠閣補刊本（的原刊部分）比現存的容與堂本三種更古老。）

先生所謂“石渠閣補刊本（原刊的地方）”是根據鄭振鐸序『水滸全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的校勘記說的。他一方面懷疑這個校勘記是否可靠，一方面據此進行分析，可見當年一個誠實的專家在資料缺乏的情況下盡力探索真相，其困難亦是難以想像。

另外，筆者在〈容与堂本『水滸傳』3種について〉（《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9號，2016年）中談過：僅靠正文的校勘“推斷哪個本子的字句最接近於初印本或者‘原刻本’”談何容易，話雖如此，從文字異同的角度來考慮容與堂本的時候，石渠閣補刊本（所謂天都外臣序本）仍然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即使現存的石渠閣補刊本包括不少清代補刊葉子，我們今後也要在對容與堂本三種進行分析而得到的細緻資料的基礎上具體地討論相關問題。

這次有幸得到機會能夠進行深入的討論，重新感到高島先生確實有先見之明，他看穿了石渠閣補刊本具有古老的部分。出乎他所預料的是接近底本的部分不僅在原刊的地方，而且補刊葉子也保持了一些古老的面貌。可惜先生當年連看一次縮微膠卷的機會都沒有，如果他能夠入寶山的話，肯定不會空手歸來。

（本文得到 JSPS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15K02433資助）

（2016年10月31日受理，12月13日掲載承認）